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四

秦誓孔傳大會以誓衆正義引王肅云武王以大道
誓衆謂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又引顧氏以爲秦
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案史記周本紀
武王乃作大誓孟子國語並引作太誓晁氏曰開
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顧氏在衛包前以

目耕帖

卷十

晁氏爲失考不知孔傳大會以大爲訓與顧彪疏引太子太宰明是太字之證衛包改經因並注疏改之耳王安石新經義以泰爲否泰之泰紂時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穿鑿爲言非經意也經典釋文序錄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而秦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正義案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

元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區別分析之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翰案今大傳中亦載有秦誓而與今書之秦誓不同蓋伏生及見本書之文撮記傳中及武帝時秦誓出民間故史記周本紀漢書郊祀志平當傳劉

向說苑劉歆三統歷諸書往往稱引而馬鄭復注
而行之而今之秦誓三篇則魏晉間人之僞撰蔡
傳雖指漢儒所引爲僞而復云秦誓武成一篇之
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又引吳氏疑其書之晚
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有不能盡信之意者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孫氏星衍古今文尙書注疏
並輯諸書所引秦誓爲一篇校錄於此

唯九年四月

孫氏曰此據周本紀云九年無四月二
字大傳引書曰唯四月無九年二字

太子發上祭于畢至于盟津之上

此據大傳引書
曰孟于離也

趙氏引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此據周本紀文

書三誤藝文類聚卷十六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一齊聚

六引尚書皆作司馬司徒司空同周本紀

允哉此據周本紀文大傳無齊栗史記作信哉蓋

允字之訛經當作允大傳今本作亢者形近

允之誤也翰案呂氏春秋貴信引周書允哉允哉

高誘注周書逸書卽太誓逸文允哉二字似當聲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

受先公此據大傳引書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

先祖之遺此據大傳引書太平御覽卷一百四遂

興師此據周本紀文齊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自師尚父至蒼兕大傳無

文周本紀但作師尚父據

曰此據齊太公世家索隱云此文上下並今文秦晉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

至者斬

此據周本紀及齊世家索隱曰此文今文秦晉大傳脫之

太子發升于

舟

此據大傳引書文周本紀作武王渡河改說其文也

中流白魚入于舟中

王跪取出以燎

此據大傳引書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引尚書作王跪取出以

以燎增

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此據大傳及楚

辭既渡

此據周本紀

至于五日

此據詩思文正義引太誓至于五日有火自上

復于下云云周本紀有

此四字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

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

此經有火自上復于王屋至其

聲魄據本紀文較大傳詳恐大傳有脫字也五至以穀俱來詩思文正義引泰誓在其聲魄之下周

本紀及大傳俱無此語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此據大傳引皆文春秋繁露同類相

動篇亦引尚書傳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書曰周公曰復哉復哉注師古曰亦見今文秦誓已上周

本紀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此據

太祝疏引今文秦誓周本紀省其文大傳亦無遂

楹弓正義亦引尚書秦誓其流爲烏王動色變至盟津此據齊太公世家有此四字周本紀省其

此四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同同時不謀同辭此

書正義引書序所稱秦誓史記周本紀皆曰帝紂

可伐矣此據周本紀又文選幽通賦舊注外周書

矣多帝字詩闕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歸此據周本紀詩闕宮正義引秦誓說十一年

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惟丙午王逮師此據大傳及

已上太誓上篇

堯與正義引作選師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前師乃

十四引尚書大傳作建師皆逮字之誤

鼓付鼓譟師乃怡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此據

及詩大明正義周禮大司馬注十一年十二月師

引前師句說文引師乃指一句

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此據周本紀詩

誓曰咸曰孜孜無怠在格于上天天將有立父母

下地之後無十一年十二月已下

民之有政有居此據詩譜序引秦誓說武王伐紂

衆咸曰孜孜無怠至有居詩鴻雁

箕引天司馬在前

此據詩大明正義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

古先哲王之格言

此據周禮官太祝疏

春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律

此據漢書郊祀志刑法

附

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開國政而無

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此據說苑臣術篇

太子拜手稽首

春官太祝疏

連予間句

自司馬氏本無之王氏鳴盛

尚書後案輯補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

此據周本紀文

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此據周本

紀離邊其王父母

此據周本紀文

乃用其婦人之

言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此據漢書谷永

傳引書師古曰亦秦誓之辭也五行志谷永書云

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

周書秦誓辭也乃用其婦人之言句據補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

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此據周本紀文漢書禮志師古曰今文秦誓

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

此據周本紀

惟十有三年春釋文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

而輒改之集傳十三年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又

云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
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
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翰案史
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且爲輔召
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
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
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記載
最爲分明書武王卽位則元年也書文王緒業九
年謂文王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初無改元之說

也書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
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亦無三年服畢之說自後
出孔傳以文王受命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
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而說經始紕繆
古太誓何嘗有此說也譙周古史考史記武王十
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說亦明晰後人誤合誓
序之十有一年爲泰誓之十有三年釋文斥其妄
看序文而輒改之是已亦非書序誤也

同方度德同德度義林之奇全解左傳襄三十一年

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小昭二十六年王子
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
與此同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全解據國語韋昭注以夢卜
休祥爲三復引中庸動乎四體夢也見乎蓍龜卜
也必有禎祥休祥也說有根據顧炎武曰知錄伐
君大事而託之於夢其誰信之殆卽呂氏載夷齊
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左傳昭七年衛史
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有此語

翰案呂氏春秋誠廉篇揚夢以說衆高誘注宜揚
武王滅殷之夢以喜衆民畢氏沅補注案事見周
書程寤篇今已亡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三載其
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
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
椽杵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
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愚意恐是因
朕夢語傳會爲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論語注言雖有管蔡爲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百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兩解不同正可見晚出書傳之謬託於孔也

日知錄云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寧稟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翰案今書泰誓蓋魏晉間人掇拾舊文而以己意補綴成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皆見國語周語引太誓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見孟子引太誓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見禮記坊記引太誓此皆襲用原文孟子
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趙岐注謂逸書晚出秦誓取之改爲上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
予曷敢有越厥志以天下爲予義意迥別左傳成
十年引太誓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同此本語也今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此則遷就周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一語
爾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舊注亦不言出書何篇今取而分之中間夾孟子
所引天視二語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伐于之
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今改爲取彼凶
殘我伐用張曰彼曰我不及舊文之渾呂氏春秋
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
誘注周書周公所作今泰誓本之改爲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不及舊文之含蓄聖子天文篇引大明
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
曰吾有命無虐僂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今
改爲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
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又
非命篇引太誓去發云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則行
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天命謂敬不可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
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多用韻語相

協今改爲謂已有天命謂敝不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厥孽惟不遠在彼夏王在中篇改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二句改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攷
攷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四句在下篇而又改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移於商書咸有一德篇中又墨子
引太誓曰攷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顯于西
土今改爲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皆不及舊文之古真其他襲用舊文閤百
詩疏證指摘甚詳不具錄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孔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正義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案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斯朝涉之足視其拇鄧道元水經注洪水下老人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紂乃

於此斯照而視髓此斯脛之所出也呂氏春秋過
理篇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
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高誘注化育
也視其胞褻比于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
能聽故覩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聖人心
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爲惡殺比干故孔
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愚意紂謂聖人
心有七竅孔子卽用紂語作歎詞言觀人心之七
竅是紂心之竅不通也使其一竅通則比干必不

日耕帖

卷十

見剖正與史協又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
去殷三淫而翼文王高誘注三淫謂剖比于之心
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
王也斷材士之股他書無見錄之以廣異聞

史記周本紀載牧誓之文時甲子作二月甲子王上
皆有武字述作遠我友邦作我有國司徒上無御
事二字盧作縑有言下無日字今商王受作今殷
王紂婦言作婦人言昏棄厥祀肆弗答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迪作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惟作乃維是使下無
是以爲大夫卿士句宄作軌商邑作商國恭作共
不愆並作不過六步上無于字勗皆作勉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作如流如羆如豺如離弗逆克奔作
不禦克奔躬作身

說文犬部狽犬行也从犬亼聲引警尙狽狽案淮南
子齊俗訓狽狽得埽防弗去而緣高誘注狽狽眈
埽水埽防隄也狽音垣集韻平聲二十二元狽狽
貉類或从犬二十六桓狽字引說文犬行也與廣

韻並兩收之韻會狃字附見狃字注止訓貉類遺
犬行之訓非是洪武正韻竟收狃剛狃專訓貉類
其失尤甚矣

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尙書說螭猛獸也救離切案
史記如虎如熊如豺如離集解徐廣曰離與螭同
蓋今文作離而歐陽經又作螭也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孔傳迓訓迎擊役所使用釋文
迓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正義王肅
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

者無遊之奔走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
我西土王肅說本季長而云讀御爲禦是王肅本
迂作御也

集傳以武成篇次錯亂據劉氏王氏程子改正次序
別爲今考定武成一篇歸有光又考定武成篇脈
絡貫通視前尤精密案尙書大傳有武成篇記武
王問太公召公周公之言盧氏見曾云此伏生載
武王伐殷識其政事非今所有武成

顏師古匡謬正俗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魯孔

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假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

桃林之牧地徐仙音罍爲始售反

徐邈字仙民此云徐仙師古避

唐太宗諱

故去民字案武成篇當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于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

罍雉也字林罍音火又反獸字从罍从犬斯則六

畜之字本自作罍於後始借養字爲罍耳且罍獸

類屬不同罍者人之所養獸者山澤所育故爾雅

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較

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

言歸獸所歸放者既是馬牛當依豎字本音讀之
不得以置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
困學紀聞亦以師古說爲是集傳作歸獸似失古
義翰案陶厓馬碑烏豎之門亦以獸爲豎則二字
古實通用也

漢書律歷志引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
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義劉歆作三統
歷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又
云唯四月既旁生靈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饗
于周廟案班志盡本劉歆歆與父向典校秘書及
見古文故引之也說文月部霸古文作𠄎月始生
魄然也今作魄者從隸寫詩緯推度災月三日成
魄八日成光蟾蜍就穴鼻始宋均注穴決也決鼻
兔也魏了翁讀書雜抄月三日則成魄朱氏曰魄
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
皆謂之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
十六日月始闕時也

王充論衡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
赤地千里又引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
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引書及孟子
並作浮杵又有赤地千里句似用今文尚書並孟
子亦改之也今孟子作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今書
作血流漂杵正義以杵爲舂器邱光庭兼明書孔
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漂杵不近
人情今以杵當爲杆字之誤也案詩云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左傳卻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

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爲杆杆一名楫漢書云血流漂楫楫卽杆俗呼爲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翰案邱氏說於情事爲近但云體輕可漂則猶解漂爲浮考釋文漂有亡妙數妙二反當讀如史記淮陰侯傳竟漂數十日之漂言血流灑於楫間迸激斑點如水中擊絮者然

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且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

臺之財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窮
因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
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於河此反商
政政由舊之實證可與論語謹權量二節參通

史記周本紀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張守節正義封謂
益其土及豎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
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嘯堂集古錄有比干銅盤銘
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是焉保此或

封墓時之遺器歟

皇甫謐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韓請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傳燕王遺樂問書曰商容不違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此商容之事實可考者也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楊倞注表
築旌之尙書大傳表商容之閭商民曰王之於賢
人也亡者表其閭况於存者乎史記周本紀命畢
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又留侯世家武王入
殷表商容之閭索隱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呂
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慎大覽
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高誘注一
謂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一謂殷之賢
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此以老子師常擬爲商

容時代不合其言表閭與諸書合今書作式商容
閭正義集傳通訓馮式與表字義少別要皆以商
容爲殷賢人也禮記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
容而復其位鄭康成注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
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以容爲禮樂其說甚異兩
山墨譚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
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
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
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槁而墻裂

目耕帖 一 卷十

容臺震而掩覆注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治於商容者臆說也翰案世俗之誤承鄭之注禮而鄭氏之誤則以夏有容臺行禮容因以商容爲商之禮樂也

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受辛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卽鹿臺之異名也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謂尙書逸篇
之文今書武成作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篚厥元黃紹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語
句與孟子殊異又詩鹿鳴毛萇傳引書曰篚厥元
黃正義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
引胤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說
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
書故不同耳翰案漢書杜林傳林傳古文尙書林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解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鄭注古文篇目雖仍今文二十九篇之目其他古文佚篇必及見之如引伊訓及胤征皆真古文自與晚出之書不同若張霸百兩篇在漢時未久卽廢鄭何故引用之也

洪範今文尙書作鴻範漢書五行志禹治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鴻範是也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大道箕子以鴻範陳之東坡書傳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

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案尙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大傳之言如此然則武王以公天下之心繼商後而封商賢箕子亦諒聖心之至公來朝於周不可謂非臣禮蘇說未甚協也又大傳有鴻範五行傳維

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
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
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
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
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云云又詳
紀六沴之禮案此當是夏代典故伏生得而傳之
夏侯始昌善推師法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劉向
父子各著論記漢儒醇如董仲舒其說公羊春秋
亦用伏氏家法京房易傳亦與傳說相表裏晉代

古文學盛而伏氏及三家浸微蔡季通作洪範數
而非漢儒舊法王安石之徒以天變不足畏乃反
譏伏生明災異爲蔽不亦過哉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洪範全篇字句與今書有異而
序次與今書悉同宋余燾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
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
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
以傳示學官爲臺諫排擊而止蘇東坡葉石林張
無垢洪容齋皆嘗有是說金履祥因從而改正之

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次於五曰歷數之
下斂時五福以下至其作汝用咎次於六曰弱之
下明吳興陳寔本仁山所補定者剔出凡厥庶民
無有淫朋一節仍屬五皇極去其附六極下惟辟
作福二段次八曰賓之下以合於八政之疇許爲
論說具載兩山墨譚金陳二君用意良勤而不免
勇於改經矣

惟天陰騭下民釋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
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案呂氏春秋君守篇

引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陰陽升降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與馬說合此確爲漢人古訓

尙書大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禮記月令正義引異義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漢書李尋傳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滯溢爲敗

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又孔光傳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
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
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五行志引書亦作
羞用五事師古注羞進也案漢書儒林傳大夏侯
氏傳齊人周堪及魯國孔霸霸傳子光小夏侯氏
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及鄭寬中三家
佚說此其屬存者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

司徒曰德司寇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
裕敬乃之時乃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
功五十二字孫承澤洪範集義以爲朝鮮本有此
是箕子傳謂仁山金氏言之

尙書大傳鴻範云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
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作毋侮鰥寡太史公蓋參
用今文也

無偏無陂釋文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唐元
宗以此句韻獨不叶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詔改

無頗爲無陂陸氏在唐初則本作頗尙未改從陂
字何得云陂音秘舊本作頗乎知尙書釋文開寶
中改竄者定不少也又案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鴻
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宋
世家載鴻範亦作無頗義古音俄與頗正叶楚辭
離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無平不頗知古
易本亦不作陂也唐人妄改經文疎繆如此

漢書王嘉傳引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福作威亡
有玉食下多亡有二字楚元王傳劉向引書臣之

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後漢書第五倫
傳張衡傳荀爽傳戰國策高誘注引誓並先威後
福蓋今文尙書如此又漢書孔光傳引師說天右
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
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此用小夏侯說若韓非子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
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
述洪範語意而以自行其文也

說文卜部卜卜以問疑也从口卜引誓卜疑徐鍇繫

傳引尙書明用卍疑許用古文稽作卍也案卍又作卍杜佑通典西國用羊卜卜師謂之廝卍今卜家扶卍本此俗譌作箕非也

周禮春官太卜鄭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沓詩齊風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圉案說文引商書曰圉與毛詩箋周禮注同下復云圉升雲半有半無蓋用古文家說許從賈逵受古學鄭從馬季長治尙書亦淵源於衛賈故依賈氏所奏丁度集韻誤刪圉字以圉圉升雲爲一句半有

半無爲一句而容齊隨筆文獻通考諸書遂以當
尚書逸句非也又案史記宋世家載鴻範曰雨曰
濟曰涕曰霧曰克集解涕尚誓作圍霧徐廣曰一
曰洩曰被鄭元云雨者兆之懔氣如雨然濟者如
雨止之雲氣在上圍者色澤而光明霧者氣不釋
鬱鬱冥冥光者如淚氣之色相犯也史記鄭注皆
參用今文也

曰貞曰悔說文卜部夨引書曰夨正義引鄭元云卜
五占用謂雨霽蒙釋克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

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
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
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三人古則從二人之
言孔傳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
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三法並卜法有一人
故三人也白虎通著龜篇或云天子占卜九人諸
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然則三人占者舉士禮
以上推之也

白虎通著龜篇引書女則有疑無大字楚辭招魂王

逸注引尚書曰決之著龜段氏撰異以決之著龜
爲今文尚書當在金勝洪範等篇又云按此用尚
書大傳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
系諸經者案王逸明言尚書此當是謀及卜筮之
異文

子孫其逢吉孔傳逢訓爲遇釋文馬云逢大也案禮
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衣掖下寬大也亦訓逢
爲大

後漢書荀爽傳五臚咸備各以其敘矣章懷太子注

躋是也引史記云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曰哲時濔若曰豫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
各以其敘也案今史記作五者來備而又作治哲
作智燠作輿則今本史記非章懷所見之舊本又
律歷志安帝延光中尙書令忠上奏五是呂備監
本亦作是字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案今文
尙書作五是作臚者是之轉注作氏者是之假借
也

尙書大傳視之不明是謂不悲厥咎荼厥罰恆與史

記宋微子世家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傳注論衡
寒溫篇並作舒案舒亦茶也禮記玉藻諸侯茶注
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舒楊倞注茶
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荆茶是徵
索隱茶皆舒則古茶舒二字通用矣

庶草蕃廡說文林部𦵏字引商書庶草𦵏𦵏劉三吾
書傳會選古文蕃廡之廡但作無而有無之無但
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此經但以
广別之廡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

魏了翁讀書雜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注止言
箕好風畢好雨月令正義乃謂鄭注洪範中央土
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爲
如當如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爲陰尅東
方木木爲如畢屬西方當如之所好故爲雨也又
周禮疏引鄭注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丹
鉛總錄亦因前說而明之云雷電在室南霹靂在
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
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

而媿嘗爲天門故其神棲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荀悅漢紀高后紀引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
寒有暑今本無下句蓋三家今文尙書多此四字
也

旅葵釋文引馬云葵作豪首豪也正義引鄭云讀葵
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首豪國人遣其
酋豪來獻於周案馬鄭傳古文學此言必有所受
乃孔氏以爲不見古文妄爲此說抑思晉代晚出
之書能如漢儒相承之義耶

左傳僖五年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今書旅
葵改之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不及左氏之與

書序旅葵後次旅巢命李杞謙齋書解成湯放桀於
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
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
是巢始來朝錢時融堂書解夏桀保走三股湯伐
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
今來朝故特命之二說未知何據然可以補史傳
之缺也

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
雷風著災師古曰尙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
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
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
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
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案今尙書
大傳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不敢臣也餘皆脫失史記魯周公世家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後漢書周

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
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章
懷太子注引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
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
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
雨禾稼盡起此皆今文之說也史記蒙恬傳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
詔府及至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
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

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索隱不知出何書晉世家亦與蒙恬傳同王充論衡感類篇引金縢云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之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然則周公奔楚蓋古文家說也特蒙恬傳以武王有疾爲成王則獨異譙周古史考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

本末南軒書說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滕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郝敬尙書辨解讀金滕者但當求聖人仁孝忠信之忱而不必奇其事可謂卓識矣此本鄭康成義正義載鄭答趙商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者若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自古不廢自有其人但不見爾名通之論也

說文心部忛字引周書有疾不忛釋文豫本又作忛
許用古文作忛忛與忛通古本作忛者是孔傳舊
本史記魯世家王充論衡偽死篇司馬彪禮儀志
並作不豫是今文作不豫也書序武王有疾釋文
引馬本作有疾不豫馬氏參用今文今作豫者後
因書序豫字因並改忛爲豫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丕作負索隱引鄭元曰丕
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古讀如此
釋文丕鄭音不正義亦云鄭元云丕讀爲不愛子

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然則小司馬謂鄭注丕讀曰負者或鄭有兩訓歟

史記魯世家載金縢篇文不豫負于外與今書字多異如我其爲王穆卜作繆卜公乃自以爲功作爲質植璧秉珪作戴璧惟爾元孫下作王發勤阻疾予仁若考作且巧乃元孫作王發茲攸侯作茲猷食下無能字誦公作詠公弁作朝服其新逆無新字皆用今文尙書也論衡卜筮篇乃并是吉非作

逢亦用今文

我之弗避釋文辟扶亦反說文引作辨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正義引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滕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傳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爲東征非也吳澄作董鼎輯錄纂注序論蔡傳云金滕弗避

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集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案朱子亦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蔡氏用鄭說良是特說鴟鴞之詩不從毛鄭故前後牴牾爾

禮記正義引鄭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明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時

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族黨
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
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
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
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
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也公羊傳
疏引五經異義古文尙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
三後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
啓金滕之書時年成王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劉

恕通鑑外紀引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尙書說武
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
午歲出居東癸未歲返又杜佑通典引五經然否
論云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
喪冠也周公未及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
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五經異義
云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
遠則十五必冠矣許氏譙氏說與鄭氏不同而可
互考惟說成王卽政之年似非案尙書大傳居攝

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鄭據四年封康叔成
王年十八召誥書序成王在豐經書王朝步自周
則至于豐至豐告廟則成王於是年卽新政年實
十九鄭謂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明年成王卽
政年二十二則誤解大傳七年致政之語致政者
致仕而歸非至是年始歸政於成王也

釋文億馬本作懿猶億也案億當訓如左傳心億則
樂盍姑億吾鬼神之億猶云安也然頗費解馬本
既作懿必用古本不若如字訓爲美也謂歎公之

美較孔傳作噫訓恨辭義長

新遊釋文馬本作親迎詩正義引鄭注新迎改先時
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孔傳訓新遊爲改過自新
遣使者迎與鄭合蔡傳用馬說

大誥王若曰禮正義引鄭注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
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王命故稱王案鄭說非
也信如其說則羣叔之流言非虛矣宜于雍攻擊
之也

猷大誥爾多邦釋文馬本作大誥爾多邦正義鄭

王本猷在誥下段氏曰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
討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
侯三王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尙書也然則古文
今文並作誥猷不作猷誥也

駭餘叢考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毛奇
齡引以證尙書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
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延洪爲句惟我幼冲人
又句自蔡沈注尙書以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
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

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
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
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翰案釋文馬讀弗
少延爲句則知漢人固兩讀並用也又案新莽作
大誥襲取周書段氏撰異盡以今文推之弗遭悉
云蓋今文尙書作遭非以故訓字代之也熙下云
已作熙師古曰疑辭此今文尙書也予豈敢自比
於前人乎云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
疑今文尙書作比予敬以予云翼莽作敬予遭天

役云造莽作遭皆以爲今文尙書攸受休畢莽作
所受休輔按上文弼作輔紫亦作輔而弼與畢音
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弼若祖宗迺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云今文尙書友蓋作友今
文家必云友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若稽
夫云莽傳作裔夫有旨彊士云正義三云旨意皆
作旨大誥正作旨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又據後漢書肅宗紀注引尙書乃不肯堂矧肯構
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蓋今文尙書作克也所

考皆精確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尚書大傳引書曰民儀有十人班固北征頌民儀嚮
慕羣英影附亦用今文民儀二字也因學紀開民
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翰案十人卽十
夫姓名不傳集傳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解作亂
臣十人周公亦在十亂之數豈應連已數之似不
若闕疑爲是

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云古文三百七

篆文二百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
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臧氏琳以左
傳較之見內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
於左傳中因爲正之分爲六段第一段自事不至
卹民爲大誥前半篇計七十字第二段自文侯至
旅矢爲文侯之命前半篇又錯出末數句計二十
九字第三段自今正至荒寧爲文侯之命篇篇首
又錯出呂刑末數字計六十六字第四段自家統
至其百爲文侯之命篇計十八字第五段自寡姦

至不子爲大誥篇一節計四十三字第六段自五
刑至今疆爲呂刑後半篇間有錯出者計六十九
字連重文共二百九十五字載入經義雜記孫氏
星衍復校刊入平津館叢書中其大誥篇大倮龜
寶作倮粵茲裁蠢作裁斃大艱作難以說文考之
蝨部蠢載古文引周書我有載于西土與石經載
字合殘珪斷璧彌足珍已

尚書大傳載嚳子之命嚳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虛
見麥秀之萋萋禾黍之蠹蠹也曰此父母之國宗

廟社稷所立也志勵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
近婦人推而廣之皆雅聲謂之麥秀歌曰麥秀蘄
兮禾黍蠲蠲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案此爲伏生述
微子朝周事與今書微子之命不同而史記宋世
家亦載此以爲箕子朝周事其詩云麥秀蘄蘄兮
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亦與大傳文句
小異蓋古文今文二家傳聞異辭也文選注引大
傳作麥秀蘄蘄禾黍油油與今大傳文異或因史
記而涉誤歟

書序微子之命下有歸禾嘉禾二篇俱佚尙書大傳有嘉禾當是佚篇之文中記越裳氏使請曰吾國之黃耆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烈風淫雨劉勰文心雕龍烈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則知元宴所見本當不誤也

康誥孔傳康圻內國名正義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腐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元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

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諡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
號諡不見耳案孔以康爲國確不可易鄭以康爲
諡康叔生康伯焉有父子同諡之理乎融堂書解
康圻內國叔封衛稱康從其始封而言也與微子
不稱宋同翰案康叔始食采於康故稱康叔猶周
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也後乃封衛封魯耳康叔
之衛成王乃以始封之康命叔之子居之故康叔
子號康伯也微子微仲正其例若汲冢書解克殷
解言武王卽位於社南衛叔封傳禮史記周本紀

亦言衛康叔封則在武王時稱衛者追敘之詞也
胡士行尙書詳解康誥詳言刑罰按左傳周克商蘇
忿生爲司寇故立政言司寇蘇公又定四年傳康
叔爲司寇則繼蘇者叔也篇中曰外事外庶子外
正皆就所封之衛言曰內事卽王朝司寇職也然
經言往盡乃心汝往哉並無留朝掌刑之意則繼
蘇或異日事非封衛時事也翰案殷民頑梗故篇
中詳言慎罰之事惟康叔能勿替敝典故蘇公之
國乃使康叔替之觀祝鯨對襄宏之言命以康誥

言對於殷墟是一事後又言周公爲大宰康叔爲
司寇是一事本自分明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東坡書傳此洛誥之文當
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蔡傳從之因以王爲武王
謂舊說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者非是時淵增修
呂氏書說不遷者爲餘民復命康叔訓導之遷洛
者告以多士多方不遷洛者命以康誥酒誥篇首

四十八字非洛誥脫簡也說最精當翰案左傳定

四年祝鮀說康叔封衛事云取於有闕之士以共

王職取於相士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誥康叔時

無洛邑何言東都東蒐乎特孔傳說謂成王命康

叔因說朕其弟云王使我命其弟封而以寡兄爲

寡有之兄迂曲難通所以來蘇蔡之疑也案尙書

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

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

樂七年致政說周公攝政最詳孔釋惟三月爲周

公攝政之七年年數與大傳不合而其爲攝政時事則可信夫周公攝政以武王崩成王年幼未可卽政故攝之攝政者攝武王之政也成王未立則王號仍宜屬之武王此篇乃周公攝政稱武王命以誥康叔故有朕弟寡兄之語如此說則孔蔡兩傳皆可通矣

孟侯孔傳孟長也五侯之長爲方伯使康叔爲之正義引略說太子年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旣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以

爲不可信案伏生爲秦博士及見周之典禮此說必非杜撰蓋成王未立太子也成王當立則嗣君也周公稱武王命首呼成王爲孟侯在成王則猶在臣列得事親之禮在周公則不敢自尊得尊君之義太子十八稱孟侯當由是著爲周制古說未可厚非也若大傳所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杙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杙實習習然而循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杙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抑拂其首勞而食
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子曰君子哉
商子也說杙材篇義以杙者爲子道又康叔與伯
禽並舉玩其文義似以康叔爲周公之子蓋由以
王爲成王而與朕弟語必不可通遂輾轉附會而
成誤此則今文家之駁說不可信矣

荀子本闕篇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與今書
文異

左傳僖三十二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蓋括用書語蔡元度云先責子
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
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
之罪卽此意也

劉向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
已而虞內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酒誥脫簡一揚子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胡
朏明謂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
僅脫一簡不同案揚與劉同時而差後其云俄空
亦指脫簡而言胡氏說非也尚書大傳酒誥有王
曰封唯曰圭璧今書無此句其卽脫簡之文歟

尚書大傳引書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後漢書
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惻惻矜章懷太子注引書惻矜
乃身皆用今文漢書武五子傳母相爲逸段氏玉

裁云疑卽康誥母康好逸豫之異文

潛夫論述赦篇引書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匪省乃惟終自作不與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
亦不可殺又引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二句與漢書
宣帝紀風俗通義皇朝篇引書同皆今文也

史漸云酒誥作於商俗淫酒之時至後賓筵諸詩作
自衛武能世守其訓者矣

酒誥王若曰釋文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

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魯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極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引鄭元云成王所言成王之道則鄭本亦作成王當是魏晉間人因季長說而刪之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南軒書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

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併天之降命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奢極欲釋氏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則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

以上不知土既空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雜澄其
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朱子謂是
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白虎通商賈篇尚書曰騶率車牛遠服買用方言遠
行予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用字上
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又爵篇引尚書侯甸任衛
國伯邦作國皆今文尚書然也

舊讀矧惟若疇斯父爲句薄違農父爲句若保宏父
爲句定辟爲句孔傳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

迫迥萬民之司徒乎又云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又云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王安石新經義以違保辟絕句朱子以爲曾出諸儒之表集傳解從介甫所讀林之奇全解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唯圻父見之於詩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圻父帥爪牙之士則其爲司馬可知也集傳用林氏說釋文疇本亦作壽詩釋文若罵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作壽然則作壽者馬鄭本也

東坡書傳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
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
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
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說甚圓活然不如張震
尙書小傳云此告者之辭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
也當思之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酒者而可遽殺
之乎亦姑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於罪是亦我
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哉
困學紀聞取之以爲此說得忠厚之道說文手部

柯搆也从手可聲引周書盡執柯然則古文本作
柯傳寫訛爲拘耳

論衡効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
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
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
有力之驗也段氏玉裁曰按今文尙書之乖異如
此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𠄎相似而𠄎字則古
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孫氏星衍曰此今文
說以戕爲彊以宥爲有者

至于媼婦說文引周書作媼婦云媼婦人妊身也从
女芻聲此古文家說可證晚出孔傳訓屬爲存恤
之非古義矣釋文屬音芻云妾之事妻也可備一

解

司馬光類篇斲塗也引書斲丹腹賈昌朝羣經音辨
斲塗也引書斲堅茨二書據今文作斲說文腹字
引周書斲丹腹據古文作斲皆與注疏本作塗不
同

釋文腹馬云善丹也與孔傳塗以漆丹以朱皆以丹

朱色正義鄭元引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虺
則鄭以虺爲青色也案以虺爲朱色與丹複鄭說
是也後人用丹青卽丹虺之義

皇天既付中國民釋文付如字馬本作附蓋訓臣附
之義也孔傳於先王肆斷句朱子云尙書句讀有
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是一
句蔡傳因以先王斷句肆字屬下讀